

奥地利学派译丛

姚中秋 张旭昆 主编



# 货币生产的伦理

**The Ethics of Money Produc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奥地利学派译丛

姚中秋 张旭昆 主编

# 货币生产的伦理

The Ethics of Money Production

[德]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 著

董子云 译

蒲定东 寻 正 等校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货币生产的伦理/(德) 许尔斯曼著; 董子云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12  
书名原文: The Ethics of Money Production  
ISBN 978 - 7 - 308 - 08152 - 8

I. ①货… II. ①许…②董… III. ①货币理论  
IV. ①F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3240 号

## 货币生产的伦理

[德] 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 著  
董子云 译 蒲定东 寻 正 等校

---

责任编辑 楼伟珊  
装帧设计 华鲁印联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96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18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8152 - 8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 中文版序言

今天，货币的生产在世界上所有国家皆由政府干预控制。具体来说，各国政府设立了中央银行并赋予它们法律特权，使它们免受竞争。各国的中央银行因此能够以纸币和账面记录的形式生产非实质性（immaterial）的法定货币，以及在没有任何技术或商业限制的条件下向政府及其他方发放贷款。这个体制上的建制通常被认为是极为有益的，比已知的任何其他方案都要优越。然而，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本书的意图就是解释其个中缘由。

在本书中，我们将强调一个根本的洞见：货币干预主义从总体上看并不有益。货币干预主义所做的是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但这不会使整个国家受益。更确切地说，它只能惠及人群中一小部分人，却同时要减损其他部分人的福利。此一洞见可回溯至古希腊哲学，它激发了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到了 18 世纪，它也激发了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及其门生——也就是那些“古典经济学家”，他们拒斥了可以通过生产更多的货币来增进国民财富的观念。如今，这个思想渊源被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传承了下来。

为永无止境地增加信贷量而设计的货币干预主义破坏了个人责任感的根基。廉价信贷激励其受益者浪费交托给他们的资本，因为他们总是可以期待用新的贷款来掩盖自己的损失。不过，资本的浪费只是一个短期的后果，只关乎物质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廉价信贷影响着其受益者本身的人格。事实上，由于他们无需承担各自

## 2 货币生产的伦理

选择的全部负面结果，他们鲜有兴趣去理解自己的行动所带来的结果，也不会出于自身原因而关注那些结果。简而言之，责任感的缺乏逐渐致使人们不再考虑事情的因果，同样也不再考虑事情的善恶。人们的思维变得混乱了，尊重和同情向冷漠让步。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也只是空喊尊重和同情，却不以实际行动投身其中。人依然是一个道德的存有，但他的道德性已深受重创。

尤其是在最近 40 年间，这些倾向在西方社会体现得极为明显。政府、商业公司和家庭堆积起了如山的债务，而同时期经济增长势头平缓，丝毫不见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无疑是最快的技术革命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扩展的劳动分工所应带来的气象。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组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力量理应为全球创造出年均两位数的增长（至少是在最近的 20 年）。可是事实上，欧盟和美国年均增长率分别是区区的约 2% 和 4%。廉价信贷使过度的私人 and 公共消费成为可能，从而阻碍了所有可能的生产力发展。

廉价信贷的必然结果就是道德衰败，这尤其体现在那些将廉价信贷用于扩张公共福利制度的国家。这种衰败带给我们极为熟悉的症状：高离婚率，婚姻的减少，母亲传统的社会经济角色的消亡，单亲儿童、肥胖症、瘾君子、同性恋的增多，教堂活动的减少，不可知论、无神论、恶魔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扩散，品位标准在几乎所有艺术门类中的蒸发，还有不幸福感和意志消沉的普遍抬头。

我们这里并不是说，廉价信贷是、或者是至今为止的道德衰败的唯一原因，但是廉价信贷在这中间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为经济不可行的生活方式提供资金，还事实上奖励人们懒惰、冷漠地对待他人和他们自己。

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和历次危机一样，其原因可以溯源至货币干预主义。生产非实质性法定货币的中央银行被委以稳定银行体系及金融市场的其余部分的重任，但这些试图营造稳定的政策滋长了银行家和投资者做出不负责任的决策的错误动机。由于中央银行的援助可以“社会化”部分风险，这些人便寻求尤有风险的投资，

向大众许诺极高的收益。此外，他们以低得荒唐的产权比率运作公司（在很多案例中这个比率低至1%—3%），从而减少他们自己所要做的风险防范工作。很明显，这些决策尽管从银行和投资者个体的角度看是理性的，但是从总体上看却是灾难性的。这些决策并不是在没有那些所谓稳定政策的条件下形成的，相反正是稳定政策所造成的。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可以证明，货币和金融稳定政策是造成混乱的元凶，它们必然使金融行业屡受危机侵袭，未来同样如此。

简单地说，货币干预主义不仅在物质层面上有害，最为重要的是它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幸运的是，还有一个直截了当的方案可供选择，也就是本书所展示的：从政府手中拿回货币供应的控制权，委之于私人企业，个人、团体和公司可以竞争性地生产货币。在一个真正自由的货币市场上，非实质性的货币将趋于消亡，让位给商品货币，如白银和黄金。于是，任意生产货币不再可能，恣意发放信贷同样也不再可能。因此，经济中各层次的决策变得更负责，物质浪费和道德衰败可以减缓并得到阻止。

中国尚未完全经历西方最近的体验，不过上面提到的一些症状已经渐趋明显。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受到了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侵袭。因此，中国公民同样必须在这类问题上做出决断。你们有远远早于西方的和非实质性货币有关的民族经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废弃非实质性货币，回归商品货币正是这段经历的一部分。希望本书能够在评估不同政策选择时为你提供有益的帮助。

J. G. 许尔斯曼

2010年2月

## 英文版序言

我一直以来希望完成的一项工程是，简要地陈述一种给予货币生产的道德和体制层面以特别关注的货币理论。货币银行学是经济学中所受着墨超过其他任何主题的科目，但我还是有理由相信，后面的百余页内容不是画蛇添足，因为尚未有单部著作整合了本书所拥有的三大要素。

首先，本书运用哲学实在论（philosophical realism）传统分析货币和银行制度。创始这种方法的伟大先驱是 14 世纪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和主教尼古拉·奥雷姆（Nicholas Oresme，约 1323—1382）。他写就了历史上第一篇论述通货膨胀的论文，事实上这也是历史上第一篇论述经济问题的论文。虽然奥雷姆在论文中讨论的对象只有一种，那就是在我们的年代已经无足轻重的通胀方式——减低钱币成色，但是他在其主题上所阐述的原理到现在依然具有时效性，大体上尚未有人能超越他的贡献。在现代，奥雷姆的论文得到了奥地利学派诸多著述的支持和论证。

我们的分析所包含的第二个要素是奥地利学派银行和法定货币理论。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中因作为实在论传统的旗手和自由市场的拥护者而闻名，七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sup>[1]</sup>向人们解释了为什么私有财产权能够为人们在真正人道的经济中展开社会合作提供根本的框架。他们强调私人 and 政府侵犯财产权利的行为将导致的反生产效应。他们在货币银行学领域也一以贯之，证明了如果没有

## 2 货币生产的伦理

私人的首创精神及与之相对应的个人责任，货币的生产将会沦为一种剥削工具。只有个人、社团和企业自由且负责任地自发行动才能创制出真正有利于社会及其成员的货币制度。

我们的分析之第三个独具特色的要素是，我们依循托马斯·阿奎那和尼古拉·奥雷姆的经院哲学传统分析货币和银行业的伦理道德。经院哲学努力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思想融入基督教的智识传统之中。经院哲学家坚信，科学和伦理——进而是理性和信仰的一般性研究——可以被视为统一的知识体系下的不同分支。穆雷·罗斯巴德称颂托马斯主义在伦理学领域的关键性贡献，因为它

证明，自然的法则（包括人的天性）为人类发现理性的伦理提供了工具。毫无疑问，上帝创制了宇宙的自然法则，但这些法则当然不必然只能为相信上帝的生物所理解，这样，就建立起了一种基于真正科学而非超自然基础的人类理性伦理。<sup>[2]</sup>

正是经院哲学的这种思想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约瑟夫·熊彼特写道：

正是在〔经院哲学家的〕道德神学和道德法规体系内，经济学才获得了即使不是独立的也是确定无疑的存在，正是他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接近于“创立”科学经济学。<sup>[3]</sup>

因此，从思想史及思想在当前的适用性两个角度看，以经院哲学的方法为出发点来考察货币生产的伦理道德似乎是恰当的。

上述三要素乍一看可能会令人感到怪异。不过，我希望阐明这三种思想源流相互支持成长的缘由。当将它们应用到分析货币生产的伦理这一领域时，我们会看到它们是如何成为一个实在论的基本货币原理——在某种程度上，一种货币的本体论——的三个互补方面的，以及所有这些方面又如何引出如下结论，即自由市场式的货

币生产在伦理上优越于其逻辑上的替代选择——基于法律豁免和特权的货币生产。

杰弗里·赫伯纳教授和伊曼纽尔·波里乌达基博士为原初手稿提供了大量的评论；约瑟夫·波茨先生修正和评论了最终稿，我要向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我也非常感激拉里·塞克雷斯特教授、罗德里克·朗教授、尼古拉·戈尔采夫博士、让·阿维尔博士、阿诺-佩利谢尔-塔农博士、劳伦斯·万斯博士以及罗伯特·格罗青格尔先生，他们为本书提供了建设性的评论；还有托马斯·伍兹、约瑟夫·萨雷诺、威廉·巴尼特、罗伯特·希格斯和克里斯多夫·斯特罗姆诸位教授，赖因哈德·施蒂伯勒、布拉德·巴洛和菲利普·巴格斯诸位女士先生，他们慷慨地协助我发掘相关文献。多年以前，我的老师，汉斯·H. 莱希纳激发了我研究货币政策的兴趣，在这里我由衷地表示谢意。在本书的写作期间，我有幸收到了来自卢埃林·罗克韦尔先生及我的同事汉斯-赫尔曼·霍佩、马克·桑顿、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马可·巴萨尼、帕斯卡尔·萨林、贝特朗·勒默尼西耶和菲利普·内莫的鼓励。最后，我要感谢在写作本书时杰弗里·塔克先生给予的始终如一的支持，以及我亲爱的妻子娜塔莉的爱情和友谊。

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

于法国昂热

2007年8月

## 注释

- [1] 这是作者的分法。第一代：门格尔；第二代：庞巴维克、维塞尔等；第三代：米塞斯、斯特里格尔 (Richard von Strigl)、魏斯 (Franz X. Weiss) 等；第四代：哈耶克、马赫卢普 (Fritz Machlup) 等；第五代：罗斯巴德、森霍茨 (Hans F. Sennholz)、科兹纳 (Israel Kirzner)、赖科 (Ralph Raico)、赖斯曼 (George Reisman)、拉赫曼 (Ludwig Lachmann) 等；第六代：霍佩 (Hans-Hermann Hoppe)、萨雷诺 (Joseph Salerno)、韦尔塔·德索托 (Jesús Huerta de Soto)、拉维 (Donald Lavoie) 等；第七代：勃特克 (Peter Boettke)、许尔斯曼 (Jörg Guido Hülsmann)、克莱恩 (Peter G. Klein) 等。——译者注
- [2] Murray N. Rothbard,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ldershot, England: Edward Elgar, 1995), p. 58.
- [3]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97.

#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 1

英文版序言 / 1

导 论 / 1

## 第一部分 自然的货币生产原理

第一章 货币 / 13

第二章 货币凭证 / 22

第三章 市场过程中的货币 / 27

第四章 关于货币生产的功利性考量 / 35

## 第二部分 通货膨胀

第五章 通胀概说 / 55

第六章 地下通货膨胀：伪造货币凭证 / 58

第七章 政府来了：法律特权下的通胀 / 66

第八章 合法伪造 / 70

第九章 法定垄断 / 74

第十章 法定货币法 / 82

## 2 货币生产的伦理

第十一章 合法中止偿付 / 101

第十二章 纸币 / 105

第十三章 法令性通货膨胀的文化和心灵贻害 / 116

## 第三部分 货币秩序和货币体系

第十四章 货币秩序 / 131

第十五章 民族国家内的法令性货币体系 / 134

第十六章 国际银行体系, 1871—1971 / 141

第十七章 国际纸币体系, 1971—? / 151

结 论 / 161

注 释 / 166

参考文献 / 208

人名索引 / 224

主题索引 / 232

译后记 / 247

# 导 论

## 货币生产与正义

财货和服务的生产不单纯是技术上的问题，它通常依赖于一种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并对该框架作出反馈。一家公司或一个行业在其业务活动中可以巩固并丰富人类合作之基础法律和道德前提，不过它也会有意无意地违背和摧毁这些法律和道德基础。

生产的伦理问题业已在多数行业受到评估，这些行业涵盖了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到纺织制造业，直到药品生产业。今天，只有少数重要的产业逃脱了如此细致的检查，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货币的生产。货币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但我们对货币生产似乎没有任何道德评判的必要。

的确，央行的代表们正向公众宣讲着商业伦理的重要性，但他们的担忧似乎不适用于他们自己。<sup>[1]</sup>类似地，商业伦理的课程虽说在校园里处于繁荣阶段，但它也主要适用于工业企业。此外，教会和其他宗教机构在很多政治事务上表现积极，而对货币现象，诸如纸币、央行、美元化、货币局等，却鲜有提及。例如，天主教关于社会的训导仅含糊地说，经济活动以“稳定的货币”<sup>[2]</sup>为前提，货币“购买力稳定[是]整个经济体系有序发展的主要考虑因素”<sup>[3]</sup>。当涉及获取和使用货币的道德时，基督教教义有很详细

## 2 货币生产的伦理

的阐述，例如论述高利贷和为利逐利的基督教文献就非常著名。但不管这些问题可能有多么重要，货币生产的道德和文化方面，尤其是对进行这种生产的现代环境而言，与这些基督教教义都仅有微小的关联。此间我们面对着一个巨大的缺口。

如果我们转向被认为是最关注货币生产的学科，即经济学，事情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关于货币银行学的著作不可胜数，但有助于理解货币生产的道德和精神问题的著作数量却很小。该领域最新的文献在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上显得越发短视。

货币经济学研究贴现政策及公开市场政策，研究决策者的典型目标，如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但它通常不会提出更具广度的历史、理论和制度视角。比如，很少有教科书实际地讨论金本位的运作，可是如果想要理解西方世界货币事务现状以及我们的政策选择，对此制度有一定的基本知识就是必须的。

同样是这些教科书，受对经济分析的理解过度狭隘之苦，关注的是诸如货币供应量、物价水平和国民生产总值等少许宏观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关注可能在教学法上有某种益处，但它对于正确处理我们的主题而言就太贫乏了。货币生产对人际和群体关系（如家庭和私人社团）有巨大影响。货币生产的规则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上货币体系的转变。<sup>[4]</sup>从道德和精神角度上看，这一切都是重要的。可是如果我们仅以宏观经济学的视角观察货币和银行，这些重要的东西就那么轻易地从我们的理性视野中消失了。

最终，实际上少有著作走出集成经济学和道德范畴的那一步。大多数文献或是没有给出任何货币制度的道德评估，或是没有全面领会经济学便开始对现存制度进行道德批评。不幸的是，后一种缺陷传播得尤为广泛，甚至是在忧国忧民且意图良好的神学家和商业伦理教授当中。

让我们强调一下，这个缺口最主要关乎现代货币体制（特别是银行、中央银行和纸币）的道德层面。《圣经》为古时的货币生产提供了相当清晰的导引，尤其是在黄金和白银钱币的铸造方面。<sup>[5]</sup>类

似地，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发展了一套有关传统货币制造方法的极为全面的道德理论。第一篇科学地讨论货币的论文，尼古拉·奥雷姆的《论货币的变质》(*Treatise on the Alteration of Money*)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其中的思想对今天依然适用。<sup>[6]</sup>先于他的著作，天主教会训导职所(teaching office)便已讨论过这些问题，最为显著的就是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的《何时》(*Quanto*, 1199)，它斥责了减低贵金属货币成色的行为。

然而，我们一转向现代的情境，缺口立马就出现了，有关铸币的古老训诫不能穷尽我们在这个纸币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也许这正是当代的教皇们为什么没有像中世纪的先辈那样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货币体制作出评述的主要原因。

本书的要旨是表明这个缺口的代价有多么大。我们的说明会围绕货币生产的经济学展开。<sup>[7]</sup>亚当·斯密及其诸多追随者称经济学是道德科学，诚然如此。经济学不仅仅研究道德生物——人，也涉及为数众多的和道德有直接关联的问题。在本书的讨论中，这主要关注的是政治上操纵货币供应是否会带来社会利益的问题，或说是通货膨胀如何影响人的道德和精神性情的问题。货币生产的经济学可以较为自然地把我们引向关于其司法、道德、历史和政治层面的考量。我们的目标不是做到事无巨细，而是通过足够的细节勾画出一个总的图景。

因此，我们首先讨论“自然的货币生产原理”(第一部分)以及依据道德考量它所能改进的方面。然后我们转向通货膨胀(第二部分)，即自然的货币生产的扭曲。此间我们将着重强调两种类型的通胀之间的差异。一种是地下通货膨胀(private inflation)，它在任何人类社会都会自发产生，但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镇压。另一种是法令性通货膨胀(fiat inflation)，正如其名字所示的那样，这种通货膨胀事实上享受着政府的保护，因此是一种体制化了的货币生产扭曲。在本书最后一个部分(第三部分)，我们会将两种通胀的区分应用于简要分析西方自17世纪起的货币体系。

#### 4 货币生产的伦理

我们将要论证，自然的货币生产可以有效运作，所有的尝试都成功了，并且禁止其运作没有技术、经济、法律、道德或精神上的合理理由。相反，倒是有大量的理由可以决定性地证明通货膨胀之有害而邪恶的特征。在我们的这个年代，由于法律法规实际上正保护着制造这种通货膨胀的货币机构，通货膨胀已经变得持久且日趋严重。

货币生产因此在双重意义上关乎正义。一方面，现代的货币生产机构依赖于既存的法律秩序，因此涉及我们所说的社会正义的核心领域。<sup>[8]</sup> 另一方面，既存法律秩序本身便是造成持久不断通货膨胀的问题所在。法定垄断、法定货币法以及合法中止偿付不知不觉成了制造社会不公的工具，它们引发通货膨胀、不负责任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通常是劫贫济富。这些法律制度在正义之前无立锥之地，应立即废止。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当今主要的货币机制可能会被废除：中央银行、纸币和部分准备金银行制。<sup>[9]</sup> 然而这样的措施决不是单纯的破坏，它可以被视为重建合理的货币体系以及建设更为入道的经济的必要条件。

诚然，我们的结论看似相当激进。但是面对巨大的邪恶，每个人都不应当害怕采用强硬的立场，这里我们面对的法令性币制就是一种巨大的邪恶。不过，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推动一项政治方案，我们仅努力使读者熟悉为货币制度作道德评估所必要的事实论据。<sup>[10]</sup>

#### 对相关文献的评论

支持自然的货币生产，反对通货膨胀的观点可以追溯至数个世纪以前，到 14 世纪法国主教尼古拉·奥雷姆。<sup>[11]</sup> 在他之前，托马斯·阿奎那和其他神学家都考虑过货币问题的多个方面，但他们中没有一人系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人以论文的形式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有一种理论在孕育，但它散布于阿奎那、布里丹（Jean Buridan）和其他人的著作中。<sup>[12]</sup> 奥雷姆的伟大成就，不

仅在于他在那篇有史以来第一篇关于货币的论文中整合了之前的著作，还在于他把自己的精辟见解写入其中。著名的中世纪经济思想史学者维克多·布兰茨（Victor Brants）指出，汇集前人成就写出这样一部著作无疑是可贵的。此外，他公允地观察到，数个世纪以来也没有人能够超越奥雷姆。奥雷姆“完全说到了点子上，比很久以后居统治地位的著作都要中肯切题”<sup>[13]</sup>。用后见之明，我们确实可以说，奥雷姆的论文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人们还在重印着它的英语、德语和法语译本，全球各地的货币经济学家尊崇这部作品语言之简洁、条理之明晰和思想之深度。

后来，支持自然的货币生产和反对通货膨胀的理论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School of Salamanca）的“原始货币学派”分支（路易斯·萨拉维亚·德拉卡列、马丁·德阿斯皮奎塔、托马斯·德梅尔卡多）的著作中得到了继承以及在各个方面的提炼。<sup>[14]</sup> 不过这些作者似乎无一写出可以和之前奥雷姆的论文相提并论的作品。

两个世纪之后，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大卫·休谟（David Hume）、艾蒂安·德·孔狄亚克（Étienne de Condillac）、约翰·惠特利（John Wheatley）、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威廉·古奇（William Gouge）发表了论述货币生产问题的值得注意的作品。<sup>[15]</sup> 这些学者虽然丢弃了经院哲学家的做法，不关注货币生产问题的精神维度，但却开创性地对部分准备金银行业和纸币进行了现实的经济分析。他们的有些著作到今天仍在付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我们并不贬低他们的功绩和才华，但他们在银行和纸币这一新领域的贡献依然无法企及旧日的大师奥雷姆在商品货币领域的贡献。

在我们这个时代，两位持不可知论的犹太人对我们的主题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他们就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和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 1926—1995），他们都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始祖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 1840—1920）的追随者。<sup>[16]</sup> 米塞斯将货币银行学理论整体